



### 史话

很多人对泉州的认知,停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、刺桐城、万国商船云集的古港这些宏大意象上。宋元时代的番商、瓷器与香料,实在太耀眼了。可当我来到泉州这座古城,心里念着的,却是一位宋代词人——苏庠(xiáng)。

苏庠祖籍泉州,却常年隐居在丹阳(今属江苏)的后湖,自号后湖居士。他的词集叫《后湖词》,薄薄一卷,存词不过四十余首,读来像饮一盏凉茶——入口淡,回味却长。他写宜兴的山水,写渔父的生涯,写那种“身外闲愁,眼底清欢”的况味。我最爱他这首《菩萨蛮·宜兴作》:“北风振野云平屋,寒溪浙浙流冰谷。落日送归鸿,夕岚千万重。荒陂垂斗柄,直北乡山近。何必苦言归,石亭春满枝。”

苏庠写的是宜兴,可那份苍茫辽阔,竟与闽南的山色如此相通。一个人词风如何,

## 东坡盛赞的泉籍词人

□江斐斌

不全然由身处方隅决定,更在于他心里装着怎样的山水。苏庠虽远离泉州,但故乡的烟峦云岫,想必早已化入他笔端,成为那片清旷天地的底色。何况他还说“何必苦言归,石亭春满枝”——只要心里有春,何处不可为家?

苏庠的父亲苏坚,字伯固,泉州人,官至建昌军通判。苏坚留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深的印记,是作为苏轼的挚友。北宋元祐年间,苏杭一带的诗酒酬唱,是文学史上动人的篇章。苏轼写《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》,道“故人聚会无多日,相与衔杯尽此欢”,让人想见那并非官场应酬,而是真正的诗文知己相会。苏轼那首《青玉案·和贺方回韵送伯固还吴中》,语气诙谐亲昵,足见彼此之间的深情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黄庭坚病逝于广西宜州后,苏坚千里护送其骨骸归葬江西修水。这般情义,放在任何时代都可歌可泣。苏庠的血脉里,流淌着父亲的品格——对真诚友情的珍重,对精神独立的不妥协。

苏庠很有才华,他能那么快出名,也和苏轼有关系。苏庠年少时写下《清江曲》,父亲拿给苏轼指点。苏轼读后大为赞赏:“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,谁疑其非者?”一句话,让苏庠声名鹊起。李白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诗仙,苏轼将苏庠比作李白,是对其才华的肯定。苏庠一生布衣,终老不仕。南宋绍兴年间,朝廷多次征召,好友徐俯极力举荐,他都坚辞不就。秦桧召见,他更是直接拒绝。他看见了官场的险恶,也洞悉了权力的腐蚀。与其在朝堂上委曲求全,不如在江湖间保全完整的自己。苏坚与苏庠父子,一个在官场中保持文人本色,一个在江湖上坚守隐逸品格,留下了两种人生态度、两种价值选择,都值得后人深思。

另外,苏坚、苏庠父子与泉州还有一种关联,答案藏在另一个名字里——苏颂。苏坚、苏庠父子,与北宋宰相苏颂是同族。从苏颂到苏坚,再到苏庠,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清晰的文化血脉:泉州人不仅善于向海而生,更善于在

中华文明的星空点亮自己的光芒。

苏坚、苏庠父子带着闽南的文化基因,融入江南的文脉之中。苏坚在杭州与苏轼唱和时,他的泉州口音里,或许还带着海风的气息。苏庠在太湖隐居时,他偶尔想起的故园,也许仍是那个被刺桐花包围的城市。泉州人历来有闯荡天涯的勇气,也有叶落归根的眷恋。苏坚在官场沉浮,苏庠在江湖漂泊,而他们的根,始终扎在泉州这片土地上。

风从后湖吹来,吹过八百年岁月。我仿佛又听见苏轼当年的赞叹:“谁疑其非者?”是的,没有人会怀疑苏庠的才华,更没有人会怀疑他高洁的人格。而在遥远的泉州,刺桐花年年盛开,像是在为这位不愿“贩卖云壑”的游子,守护着故乡的记忆。走出山的时候,雨停了。回头望去,夕岚还在千万重之外——那千万重夕岚里,有清源山的烟雨,也有后湖的波光。



长辈的疼爱从不说破,常藏在碗筷间的无声相让。



## 燕泥成筑

□林培养

老家房子,是石头房加盖混凝土结构的二层小楼。通往二楼的楼梯间悬挂着四个字——燕泥成筑。这四字是一楼基本完工时,父亲让我写的,并自制成匾额。前几天起风了,这字似乎蒙上了些灰尘。

我年少时,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蜗居在老屋的边房和“榫头”,房门还支着土灶台,在烟火升腾中进进出出,衣服常带着一股淡淡柴火混杂油烟的味道。虽然后来也在护厝又盖了两间石头房,扩充了方寸居所,我和大哥各有了一间,但还是逼仄,不够一家五口安稳舒展居住。

起厝,是闽南人刻进骨血里的执念。父母跟大家一样,最大的心愿就是盖座属于自己一家人的房子,让子女有屋可居。可当时我们都还在读书,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务农所得的零碎收入维系着家里的所有开支,断然没能力一次性拿出一笔钱,盖好完整的房子。

但父母没有妥协,没有退缩。他们在田地种香蕉,在草房养兔子,想方设法增加收入,省吃俭用,房子分段营建,逐步完善。找到了一块地,盖起了房子的顶落,过了几年,攒了点钱,又盖了下落,再把水泥的窗框换成石头。有时会听到父母的嘀咕,等那些香蕉卖了,要不再焊个铁门吧。最后立了大门,砌了围墙,再后来加盖了二楼的混凝土结构。就这样,一步一脚印,成了如今“下老上新”的模样。

在一楼初步完成“水流外”的任务后,父亲指着“燕泥成筑”四字问:“为什么让你写这四个字,你知道吗?”年少的我一时也没明白。父亲接着说,燕子筑巢,就是衔着一口泥一口草,风雨往返,一步步在檐间建好了自己的家。我们这座房子也是这样,一砖一石,一窗一门,慢慢成形。当时的我,听完这句话,以为父亲说的仅仅是盖房的过程而已。

后来,我们三个孩子都已成家,也在外头买了房。历经生活百态,再回望这四个字,慢慢读懂燕泥成筑的深意。当年我在镇区买了套房,付了首付、办了按揭。装修时,先是“土路直”,再“木作”,装灯具,进家具,历经多年还清按揭,装修完成,顺利入住。所有这一切都像父亲当年的“燕泥成筑”。建房如此,读书、做事也是如此。我业余爱好书法,坚持练字,师徒们常说林老师笔耕不辍。我笑笑,拱了拱手。台灯下,砚台里的余墨反着光,像一撮没干透的泥土。

父亲去世几年了,那块匾还悬挂在那里,边框已经旧化,漆面渐渐失去光泽,字迹却更加清晰。每当抬头凝望这四个字,父亲挂匾时,竹梯的“吱呀”声如在耳际,遥远而又亲近。或许若干年后,这座房子终将老去,匾额也会消失。嗯,我是该找架梯子,拿抹布,再细细擦拭这块匾额。



## 小暑

□吴谨程

时维季夏,我认识的小暑从叶片滴落长出月如芳草远的意境  
身比夕阳高,我守望的省道,车流如织  
允我将粗重的气息,还给阳光  
那份热烈,在柏油路上滚烫  
赶海的人在海上打捞苦涩和波浪

允我在树荫下练习儿时的嬉闹  
村头的老榕,仿佛被时光抽干  
只剩下久远的回音,和农耕的喘息  
我踩过的稻田,还有蛙鼓声声  
但是入夜,月光透过诗歌的叶片  
照不见芳草上阶,碧入天涯

城与乡的边缘,夏梦正长  
像空旷的时间,被高楼和落日追赶  
我与自己的骸骨,正渐行渐远



## 苦菜香

□林建南

闽南夏日,有尝食苦菜的食俗。

小暑节气里,气温逐日攀升,人们常常出现燥热的感觉,而苦菜具有清热解暑、降火养心的功效。再就是这个时节,恰是苦菜生长的旺盛期,那青翠欲滴的苦菜叶,正是食用的最佳时机。因此,选择这个时候吃苦菜,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乐趣。

苦菜是一种草本植物,在老家,无论是山坡上、旷野中,田间地头还是小溪、小河两岸,随处可见。它不需要人们费心费力去种植,浇水、除草、施肥,仅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,吸收大自然的水分

与营养,承接阳光雨露,按照自然生长规律生根、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籽,在大地上随意地蔓延开来。

民间有“多吃苦,防中暑”的说法。苦菜确实有点苦,很多人在第一次食用时会觉得特别难受。但是,吃过以后,那种清爽的感觉却总是能调动人的味蕾,愉悦人的心情。小时候常听母亲说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那时以为她是专指吃苦菜,长大后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。因为人生道路总不会一帆风顺,只有那些敢于直面困境,敢于接受挑战,敢于磨炼自己的心,才有可能走出逆境,走向心中的诗与远方。

苦菜有多种吃法,清炒、煲汤是最常见的吃法。我最喜欢的是鸡蛋炒苦菜和小肠苦菜汤。选择适量的翠绿苦菜叶,洗净,切碎,装在小盆里。接着,打两个土鸡蛋,加少许盐一起搅拌均匀。然后,把锅烧热,放少许油,待油温烧热后,倒入蛋液,开中火翻炒,一直炒到蛋液凝固变色,就可以出锅了。那菜色,那味道,鲜得让人难以置信。而做小

肠苦菜汤就容易多了,先把小肠切成小段放入锅中煮熟,再放入切好的苦菜,出锅前调味,一锅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就做好了。那小肠的脆、嫩与苦菜的鲜、柔完美结合,相得益彰,连神仙见了都得垂涎三尺。

当然,苦菜还可以晒干了再吃,我们称之为苦菜干,那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苦菜时令性强,仅夏季可采摘鲜品。于是,人们会在夏秋当季大量采摘苦菜,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,收藏起来。什么时候想吃了,取适量放入凉水中泡发,想怎么煮就怎么煮。只是,这种苦菜干有一种特殊的味道,有些人会觉得难以接受。

苦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钙、蛋白质等多种营养成分,容易被人体吸收。《本草纲目》和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,苦菜的药用价值颇高,能开胃消滞、健脾养胃、利水明目。因此,适当地吃一些苦,确实有益无害。



(CFP 图)

## 天伦

## 相见时难别亦难

□林美聪

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,这句诗原本是诗人李商隐抒写自己爱情中的不幸遭遇和心境——由于受到阻隔,使得一对情侣难以相会,分离之痛更让人不堪忍受。但从老家返程回晋江,看见父母湿红的眼眶,我想,这句诗用在他们身上也甚是贴切。

因在晋江工作和安家,我们每年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更别提自从有了娃之后,每年回去看望父母的次数一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。除寒暑假或小长假之外,我们总会以孩子还小不便远行为由,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拒绝回乡。

但我深知,隔着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两位老人可是日思夜盼,多希望我们能带着两个孩子回去找他们。他们嘴上不说,也不

敢提,我们夫妻二人也没人主动去提。父母怕提了以后让我们夫妻为难,无形中给我们施压。我作为父母的儿子,妻子的丈夫,夹在中间更不敢提,毕竟每回一趟老家确实就像一次兴师动众的迁徙,动辄大包小包的行李、大件小件的生活用品……因此,这些年来,我和父母之间也就默默达成协议,若是长假我们就回老家,平时周末他们若是想念孩子就赶来晋江。

不过,自几年前建起鸽棚,做起喂养鸽子的营生,整口与鸽子们绑在一起的父母,没办法经常来看孙子、孙女了。之前不懂,我总会劝慰他们,大不了一天花点工钱请人帮忙喂养鸽子,他们不就可以想来就来?

直到过年回去时,在与母亲的一次闲聊中,我才知道他们并非舍不得花费工钱,只是养鸽子

如同养孩子,都是生命,得悉心照料才行。除却每日喂食流程,更要紧的是每天都有小鸽子破壳,幼鸽出生必须亲力亲为给它们分窝,以免在同一笼过于拥挤,被其他鸽子踩踏致伤、致死。

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,这两年两位老人左右为难。当然,比起左右为难更令人苦不堪言的是思念,而比思念更痛苦的莫过于分离。每次得知我们要返程的日期,父母浑身都透着欢喜,日日翘首以盼,电话、视频里都能清晰感受到他们的喜悦。

可快乐总是如此短暂,相聚的时光飞逝,陪着孙辈嬉闹间,离别的日子悄然逼近;欢声笑语还没散去,转眼就要收拾行李动身。

那几乎是我经历过最难熬的时刻,手中方向盘重若千斤。车窗外是父母满眼不舍,我总不敢用力握方向盘,怕遮挡他们望

向孩子的视线。可心里清楚,倘若迟迟不走,先落泪的或许会是我。终于,在两个孩子一句“阿公、阿嬷,我想你们”的道别声里,眼眶的泪水再也藏不住。

小时候总觉得父亲天不怕地不怕,英勇无比。当年开大货车,在崎岖泥路翻车,人重重撞击;骑摩托运载香蕉,雨天路滑、货物偏重,车身失衡打滑,电光石火间后背蹭在水泥地上磨出血迹……父亲从未喊过一声疼,从未掉过一滴泪,爬起身重新握住车把,挺直腰杆继续赶路。

可如今,这个硬汉每逢离别便在我面前红了眼眶,挥挥手立刻转过脸,这是为何?硬汉迟暮,他早已不事事硬撑,可试问世间,谁能抵得住绵长思念,扛得住这份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离别酸楚?



## 流萤小记

□刘惠霞

夏夜里,我常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,一个小小的期待在发芽——又是可以看到萤火虫的季节了。

儿时的夏天,是在老房子里度过的。土坯墙的老屋,墙壁厚实,窗子却开得小。一停电,屋里便陷入黏稠的暗,煤油灯的火苗摇曳,蜡烛的光又太薄,照在书本上字迹忽明忽暗,看得久了眼睛便酸涩。可父亲总有办法。

他起身推开吱呀的木门,走进夜色里。花草在暗处浮动着幽深的香气。父亲带着自制的网兜,长竹竿一端绑着纱布圆口,他走得极轻,怕惊扰了什么。萤火虫在草丛间忽闪,一粒粒光点明明灭灭,像夜空掉下来的碎星星。不多时,父亲便能兜住几只。回到屋里,他把萤火虫装进白色透明小袋,袋口插根细塑料管透气,扎紧了,挂在书桌上方墙壁的生锈铁钉上。顷刻间,几粒微光铺开一片柔和的光晕,不刺眼,却让满屋的暗

都往后退了退。我和姐姐仰着脸惊叹,父亲站在一旁看着我们笑,那笑容是温润的。

那时不懂杜牧诗里的寂寥,只见萤火虫是天赐的玩具。可这玩具并不长久,一季之中能捕到的不过那么些时日。雨水多了,萤火虫便稀少,早了又见不着。正因为难得,那些亮晶晶的夜晚才格外珍贵。它们悬在书桌上方,陪我写作业、翻小人书,直到夜深,父亲才取下袋子走到屋外解开,看那几点微光重新散入草木深处。我趴在窗台上望,见它们越飞越远,最后混进星河里。

除了屋里的光,大院的露天电影也有萤火虫来凑趣。夏夜,银幕在空地上扯起来,白色帆布被晚风吹得微微鼓动。孩子们搬着小板凳挤在前排,正看得入神,忽有萤火虫飞过来绕着银幕打转。孩子们全扭头去追那些光,电影里说了什么,倒没人记得了。那时觉得,萤火虫和电影里的故事一样,都

是夏夜送给我们的,不必花钱的礼物。

几十年过去,老房子拆了,放映场长满了荒草。我再没有在书桌上挂过一袋萤火虫。可萤火虫并未完全退出我的生活。

女儿五六岁时,我们住在她父亲单位的宿舍楼。楼下有大花园,夏日傍晚天还亮着,我们就下楼散步。等天色暗下来,花影模糊成一团团深色的云,萤火虫便星星点点地亮起来。同事的孩子挎着崭新的捕虫网来玩,一群小孩在花丛间追逐,网兜划出弧线,惊起的萤火虫四散开去又聚拢。女儿笑得前仰后合,小手攥着一只玻璃瓶,瓶壁透出温润的青光,映着她胖乎乎的脸蛋。那一刻,我忽然看见童年的自己,看见父亲弯腰在草木间轻轻挥网的身影。时光像一条河,上游和下游的水花竟是一样的。

萤火虫比灯烛更短暂,更脆弱。可正因如此,每一个有萤火虫的夏夜都

值得好好端详。如今女儿长大了,不再追着萤火虫跑;父亲老了,再也举不动那只网兜。但每到夏天,我仍然会推开窗,朝着暗处望一望。我相信,只要花草还在,河流还在,那些忽明忽暗的小光点,总会在某一个温润的夜晚重新亮起来,像从前的很多个夏天一样。



(CFP 图)



## 成语辨字

- 蛛丝马迹  
这里的“马”不是马匹,是灶马,一种常在灶台出没的小虫。
- 七月流火  
“火”不是酷暑烈火,是大火星。星向西下沉,代表暑气渐退,秋天将至。
- 黄粱一梦  
这里的“粱”不是房梁,是黄小米,典出旅人一觉梦醒,锅中小米饭尚未煮熟。
- 烂醉如泥  
这里的“泥”不是泥土,是古时所说的软体泥虫,身躯瘫软,用来形容人醉后无力倒伏。